



吕跃 摄

朋友圈里，金寨铁冲玉兰总是很忙。她在铁冲乡前营村的家中开着一间茶叶店，那里住着她的公婆；她在江店新城区药材大市场也开着一间茶叶店，这里可以关照孩子上学。她的货架上，除了茶叶，还有葛根粉、黑木耳、灵芝片、香薯干等土特产。她在城乡之间奔波，照顾老小，忙着生意。

年前刷到她的短视频。她笑着说，本来只是个卖茶的，顺带卖点土特产，最近帮她亲戚卖山茶油，火了；如今，村里干部又让帮老乡卖猪。于是，她又走村串户，为村里的留守老人卖熟食黑猪肉，一天也挣不得闲。

大年初一，别人在休闲团聚，她却上了自家茶山，拍了一段新年视频，真诚感谢一路支持她的领导、客户和家人，说有了大家的陪伴与鼓励，她才能安心扎根家乡，踏踏实实卖茶。新的一年，她将用镜头记录更多家乡的美好，让金寨的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。

那天她换了新发型，化了淡妆，身着银白色新衣，笑容可掬，像一朵绽放的玉兰

花。她身后，苍山巍峨，残雪未消，一坡坡茶树，仿佛被她清亮的声音唤醒，抖落一冬的沉寂，慢慢舒展开来，透出蓬勃的绿意与生机。

这一幕，让我想起去年春天，我随文学采风团，走进她在铁冲乡前营村的观音山茶业店。但见她，请乡亲们栽茶苗、除草草，严格落实县里“两个替代”要求：以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，以有机肥替代化肥。她的基地，也被评为金寨县巾帼种植示范基地。这份认可，让她更加努力。她积极参加电商培训，到麻埠镇学习茶叶种植加工，去华西村参加脱贫攻坚培训，到安徽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营管理，还牵头举办手工制茶“师傅带徒弟”活动。一次次学习，一次次提升，一步步把路拓宽、走稳。

玉兰的眼界越来越开阔，心里装的也不再只是自己的小家庭。不知不觉中，她已经成为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份子。她的朋友圈，从最初记录三个孩子的成长日常，慢慢多了村里“童伴之家”孩子们的笑容，多了铁冲玉兰谷的风景，更多了家乡产业发展的点点滴滴。

2022年安徽广播电视台对口帮扶铁冲

# 唤醒春山

张凤兰

源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改革的春风吹遍沿海城市，山里年轻人便奔了城里去打工，留下来的老人渐渐体弱，不少茶山逐渐荒芜。玉兰的公婆头脑活，又勤劳肯干，不仅将自家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开荒拓土，经营着家庭茶叶加工厂，主要制作毛尖和瓜片。

回到家乡后的玉兰，一边照顾家庭，一边利用在外积累的人脉做微商，用心把家乡的茶叶卖出去。自家小茶场的产量不够销，茶季一过，闲下来的她一度有些迷茫。村干部、团委委员、公益协会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，陆续来到她身边，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，她慢慢打开思路，也找准了方向。

“宁可拼搏累死，也不能在家闲死。”玉兰在公婆有限的茶山基础上，成立了金寨县观音山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流转村里100多亩地荒地，请乡亲们栽茶苗、除草草，严格落实县里“两个替代”要求：以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，以有机肥替代化肥。她的基地，也被评为金寨县巾帼种植示范基地。这份认可，让她更加努力。她积极参加电商培训，到麻埠镇学习茶叶种植加工，去华西村参加脱贫攻坚培训，到安徽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营管理，还牵头举办手工制茶“师傅带徒弟”活动。一次次学习，一次次提升，一步步把路拓宽、走稳。

玉兰的眼界越来越开阔，心里装的也不再只是自己的小家庭。不知不觉中，她已经成为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份子。她的朋友圈，从最初记录三个孩子的成长日常，慢慢多了村里“童伴之家”孩子们的笑容，多了铁冲玉兰谷的风景，更多了家乡产业发展的点点滴滴。

2022年安徽广播电视台对口帮扶铁冲

乡后，玉兰的干劲更足了。驻村干部黄书记、“铁冲孔队长”、“铁冲小马哥”不仅为铁冲茶叶代言，还建议她参加各地农产品展销会，教她更好地运营短视频，让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铁冲、爱上山里的绿色农产品。

铁冲玉兰，真的像玉兰谷里的花儿一样，在众多养分的滋养下，在山野间热烈绽放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红军大部队北上长征后，金刚台上妇女排坚持三年游击战争，让金刚台上红旗不倒，直到革命胜利，铸就了“不屈不挠、无私奉献”的金刚台精神，浴血巾帼们的故事一直广为传颂。如今，在金刚台余脉的这片土地上，我看着为了美好生活而干劲十足的玉兰，感觉她就是新时代的“巾帼英雄”。

金寨大山深处，曾因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，百姓生活清贫。为了过上好日子，一批批青年背井离乡，走上了打工之路。在他乡，他们在物质上有了收获，但在精神上，常年承受着亲人离别的痛苦。后来，高速通了，高铁也通了，金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家家企业被招商进来，一个个设施完善的小区拔地而起，一个个创业成功人士脱颖而出，越来越多在外金寨人回到家乡，用多年积攒的经验、人脉与热忱，在家乡的山山岭岭间，建民宿、兴旅游、种药材、搞养殖……

层峦叠嶂，沟壑纵横。遥望远山，清风过耳，我仿佛看到，许许多多像铁冲玉兰一样的年轻人，怀揣青春的坚守，凭着对家乡的赤诚热爱，用各自的努力与汗水，把一座座曾经沉寂的大山，一点点唤醒。

春山已醒，未来可期。

# 春六帖

喻本荣

题记：节气是一本时间书，春来冬往，记载了人间草木，四季枯荣。每个节气都是你我老不老的乡愁。

(一)立春

春从大寒的节气里，起了身，始于旧年腊月，立在大俗大雅年的喜庆里。

这一年就这样开始了。其实，薄寒二月，立春后，还有好长的一段凛冽光阴，看不到半点花红柳绿。乍暖还寒，衣柜里翻来翻去，在挑拣冬衣和春装之间徘徊。立春，纳福。一切都有了期待。

东风悄然而至，像雪夜造访的故人。春风料峭，昨夜檐下小雨，唤醒了地下的种子，给了它们闯荡江湖的勇气。

写下“立春”两个字，一下子萌生了一些扑啦啦的念想。人与草木同心，迎春花最懂春天，开在街边，笑迎路人。立春像个饱满的少年，站在垄上，看玉兰高高举起木笔，在荒寒的山山岭岭上，书写花开向喜，月圆向吉。

立春。天初暖，日初长，好春光。待春风吹过千山川，花动一山春色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

(二)雨水

好雨知时节。雨水落，万物生。雨是生命的起因，雨落水起，胜过万语千言的表达，就连石头也有了一颗潮湿的心。

艾草破土而立，婆婆纳和猪秧秧开始争夺领地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明朝看去，杏花纷纷，开在微寒的风日里，没有叶子，一树树杏花，寂静又隆重。

春雨不急，细细软软的，轻轻落，慢慢停。落在身上，翻动了记忆，把过去的事揉碎了又捡起。

喜欢每个节气，有朴素的生活气息。农二代多年不事农桑，依然没有走出节气里的乡愁。旧岁雨水天，土地回暖，农人欢喜。父亲就坐不住了，“吱呀”一声推开西厢房门，开始拾掇他锈迹斑斑的农具。中国旧式农人，像踩着田埂一样踩着节气，翻耕、育种、栽插、收获，永远不愿离开土地，出走又回归。

雨水天，湿漉漉的怀念，眷恋雨水之下田畴之上的风物旧事。春雨的故事，从雨水这个节气开始。

(三)惊蛰

惊蛰，有中国汉字之美。一个“惊”字，惊了蛰伏一冬的虫子，惊了人间草木，也惊了光阴，有劈面相逢的惊喜。

一出门，看见了惊蛰，是绿的，脆的。猛然发现：天地不同了，芸芸众生，都有了蓬勃的心事。想立春也太含蓄了，惊蛰是大手笔，像一位国画大师，手提一支饱满浓彩的笔，在雨水之后的留白处挥洒泼墨。“微雨众卉生，一雷惊蛰始”。是呀，惊蛰应该有雷声的，古诗中寻见，春雷可以扫旧雪，可以邀春雨，可以促东风。

仲春时节，一年中最响亮的日子。惊蛰桃始华，舍南舍北，春花涣涣，不再是苏轼笔下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，推窗便见十里桃花。桃花树下，那流传千年维护和缔结的爱情故事，依然缠绵悱恻，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意难平的遗憾，也有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朴素的愿望，云淡风轻的释然。

又见三月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荒凉之后，爱繁花，爱春光，得见从容美好。

(四)春分

春分，美在一个“分”字，分者，半也。故昼夜均而寒暑平，春色二分，一切都刚刚好。

春分到底有多美，土地完全苏醒，岸柳青青，草长莺飞，小麦拔节，油菜花香，春分又叫“醒花天”。一树玉兰，半树海棠，桃红李白，遍地野花……花儿完全不守规矩，争着抢着地开。

春分，食春菜。我开始摘青蒿做把把，挖荠菜、打香椿，放到铁锅里焯水，然后挤干，放进冰箱里，够吃一年，每一口都是春分的味道。

春分，是一种祝福。自古以来，春分时节有很多习俗，刘长卿有诗曰：“从来今日竖鸡子，川上良人放纸鸢”。春分，万物都在呼应着秩序平衡，朴素的处世道理和国人的敦厚中和，都在稼穡之间。

春光从此浓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来了。陶行知先生说：春天不是读书天。那就放春假吧，逃出格子间，在春风里，一直走。

(五)清明

清明时节雨纷纷。几声闷雷从楼顶滚过，雨水披纷而下，泥土的芬芳裹挟在雨里，敲打着玻璃窗，玻璃上如小溪奔涌，窗外云水茫茫，不肯停歇。我并不讨厌这雨，反倒喜这几分春雨的绵软，喜这春夜的温良。

出门看花开，陌上杨柳，一夜春风一层绿。低头见杏花缤纷，落于脚尖，一地湿冷的清芬，恍若凉成了一帧老照片。

暮色又起，清明时节都在怀念逝去的亲人，怀念如烟。

拉上窗帘，灯光片片落满衣襟。静静听雨，听风雨的和声淹没夜的消息，听雨淋淋漓漓说着从前。

(六)谷雨

谷雨即“雨生百谷”，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这时节，布谷声起，是在提醒农人：种瓜种豆，插秧插麦。此时，谷物需要雨水润泽。谷雨的雨，可不是那早春慢条斯理、缠缠绵绵的天好小雨，最好有春雷滚过，一场酣畅淋漓的雨，下到春水岸畔，才好。

传统文化中的谷雨，起源于仓颉造字。仓颉是黄帝的史官，他依照星斗山川的走势和鸟兽的足迹，造出文字，因为他制字有功，感动了天帝，天帝赠予他一人鱼，他不要，说：天下遭灾荒，他要五谷丰登，让天下老百姓都有饭吃。于是，天帝命天兵天将打开天官的粮仓，下了一场谷子雨，天下万民得救了，因此，后人把这一天定为“谷雨”。

时间真快，春光匆匆，暮春了。

开到荼蘼花事了，只剩牡丹。牡丹又叫“谷雨花”，姗姗来迟的牡丹，像是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和刘梦梅迟迟不肯出场，牡丹有多美，白居易有诗曰：绝代只西子，众芳惟牡丹。那年，友人送我扇面，画了牡丹，绿叶间一朵硕大的洛阳红牡丹，层层叠叠，婆娑盛开，贵气而不张扬，低眉开在民间。

谷雨过后再无寒。谷雨天，叶长花落，绿肥红瘦，适合薪火煮一壶谷雨茶，沉下心来，抄抄书，写写字，记下日月情长。

# 文采斐然的三月雨

袁曙霞

昨天傍晚，沉了几天脸的天公睁开眼睛了，天空阔大，呈石青色，石青色上浮几缕白，西边居然有小片橘红，是准备天晴的样子。一百岁的婆婆拄着拐棍，站在门外，仰头看看天说，明天可以晒太阳啦！

但是，夜里醒来时，听到屋外有淅淅沥沥的声音，是天幕上的星子下凡了，还是天上有谁在向我的屋顶，向我屋子的周边撒着我喜欢的小小小小的文字呢？大概是后者。

我的小屋在田野中。

屋前种蚕豆，屋后是豌豆，屋后几丛竹，小屋落成就栽下的：屋左一条路隔开了麦地和油菜地。我猜想着，这些文字跳跃在它们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会组成怎样一篇清新自然的篇章？

早晨，我在浙浙沥沥中起床。果然，这三月的小雨，在我的田野奋力书写。

豌豆的藤蔓曲曲弯弯，牵牵绕绕，就要伸向墙边，满怀着向上攀援的冲动，藤蔓上的叶子精致得吸引你的目光，叶和藤之间，小小的花苞还闭着眼睛，鼓鼓的，正接受着三月小雨的洗礼呢。你想让它们做个文章的头头，它们可能嫌太短。

门前的蚕豆簇拥着一起向上，伞盖鼓起来了，挤挤挨挨的，碧碧的叶子互相交错，层层叠叠。

新品种的大油菜不似过去的小油菜，菜叶硕大，葱葱烈烈的，已经溜出来了，向上伸出的菜苔，带着闪亮的黄花，在雨中招摇着，似六月的荷花骨，虽少一丝端庄，却英姿飒爽。三爷打着伞站在田埂边欣赏着，今年这油菜长疯了！

麦苗的绿是油油的绿，不似油菜那样张狂，却也不声不响地闷声猛向上，这一片麦地原是村庄的老屋宅基地，去年开垦出来了，新地力道强吧。

那几丛竹子在窗前摇曳，竹叶是崭新的绿。

门前的这两棵柿子树，别看它一本正经的铁画似地站着，其实我知道它在小雨中正悄悄地憋着一肚子的绿，蓄势待发。铁枝上站着正沐浴的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，叽叽喳喳地向同伴透露着消息。这一群也许是去年秋天在这棵树上吃过柿子的那一群。

雨点小而密，不太能搅动池塘，水依然清澈，只是水边的老柳树对着晨雾，柔枝轻擦着水面。

我的门前很开阔，放眼望，远处的田野，绿中有黄，厚厚实实的绿，纯粹粹的黄，织锦似地铺开，把那些老气横秋的老屋田埂挤成一条缝，一条线。新的村庄在织锦上点缀着，白墙青瓦。

古人说好文章的结构是凤头、猪肚、豹尾。田野上的这些庄稼，它们谁也不愿意只做头，或中间、或尾巴，它们都自成一篇文章，春水贵如油，三月的小雨正给田野加油，这些庄稼的文章叠加起来，铺陈起来，可不就成了一篇大赋？

一篇大赋正浩浩荡荡地在三月的小雨中产生，文采斐然，音调铿锵。

# 黄泊渡里“可耕田”

夏书阔

黄泊渡，从前叫黄摆渡，曾是霍孟航道起始的老渡口。过去，守渡人的橹声，伴着城东湖的风，吹过一年又一年；如今，渡口遗址上隐约可见的“黄摆渡”三个字，沉淀着几代人的记忆。

走进黄泊渡口入口，地势忽然就缓了，起伏不大的小丘陵像被谁的手掌轻轻抚过，棱角磨得温润，连风里都多了几分水汽。只见一条湖湾像匹淡蓝的绸带，从黛色的堤坝里飘出来，在开阔处打了个旋，圈出一片片牙形的湖滩。初春湖滩上的田块，是被湖水吻过的绿，嫩得能拍出水来。田埂蜿蜒，把绿分割成不规则的碎片，像老天随手打翻了绿釉瓷盘，碎在这渡口边上。

渡口边上最抢眼的，是错落有致的院落式民宿：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依水而建，原木色的窗框框着城东湖的天光云影，水岸套房推窗见湖，石墙搭配藤编座椅，复古方格地砖，窗边的红底春联又添了几分年味，中西风格碰撞出独特韵味。上千平方米的院落，葡萄园环绕，有接待大厅、特色客房、泳池，还辟出了美食研学中心，把霍邱的稻虾、湖鲜做成了招牌，蔬菜大棚散发的清香混着渡口的泥土香飘过来，正像我们熟悉的咖啡加“伴侣”的味道。

漫步黄泊渡民俗村，有农产品展示馆、人才培训基地、特色美食餐厅、民俗文化广场、儿童乐园、网红“村咖”、露营基地、码头垂钓、水上电影院等多元体验区。这里还配套停车场、公共厕所，并与乡村民宿项目形成功能互补，构建起“湖景休闲+康养住宿”的文旅格局。

“早先这渡口热闹着呢！”当地一位老农的声音裹着风飘过来：“南来北往的货船都在这儿歇脚，挑夫号子能盖过城东湖的浪声，后来修路修桥，渡口就冷清清了，倒是这片湖滩，被老辈人一锹一锹整成了田。这湖滩地，别看不起眼，种啥长啥，湖水涨上来时，漫过田埂，留下一层肥泥，比化肥还管用，煮出来的饭，香气能飘半里地。”

沿着田埂往渡口走，脚下的土软乎乎的，带着湖泥特有的腥甜。老渡口前，稀疏的芦苇在风里摇曳，让人浮想联翩，像是在诉说黄泊渡的往昔和今朝。新翻的田垄里，还留着耕犁划过的痕迹，像大地的掌纹。有农人在田里弯腰劳作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跟土地对话，一抬手一落锄，都带着股从容不迫的劲儿。

这黄泊渡的田，哪里是普通的田啊，是渡口人家把日子种进了泥土里。渡口还是那个渡口，只是渡的不再是南来北往的船，而是一茬茬青黄相接的庄稼，是渡口人家踏实的日子，望着那片被暮色染成墨绿的田，忽然想起那句“沧海桑田”。黄泊渡的故事，哪里是沧海变桑田，是渡口人家把沧海的波澜，种成了桑田的富足。那些被湖水冲刷过的日子，在机器与泥土的碰撞里，诠释成了最朴素的希望。

近年来，黄泊渡村“两委”也是披荆斩棘，一路繁花。实施硬化柏油路13.97公里，铺设污水管网15.6公里，安装太阳能路灯142盏，并促进文旅项目落地，引进社会资本650万元，建成民俗汇、民宿、老渡口遗址修复营地等，举办多场田园音乐会、油菜花和西瓜文化旅游节等活动。就像播进泥土里的种子，辛勤的汗水终于滋润出丰硕的果实：去年，村级集体经济达到479万元，经营性收入100万元，荣获省“五个好”村党组织标兵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。

黄泊渡村距离霍邱县城6公里，距离省会合肥和六安市中心也只有一个半小时，黄泊渡的环村梨花羊肠小道、万亩油菜花良田、千亩反季节蔬菜大棚，声名遐邇喷香的正清城东湖大渔头，等着大家的“遇见”！黄泊渡里“可耕田”，耕的是田，也是不期而遇的美好，更是渡口人家的岁月与安稳。



黄政 摄

成了最朴素的希望。

近年来，黄泊渡村“两委”也是披荆斩棘，一路繁花。实施硬化柏油路13.97公里，铺设污水管网15.6公里，安装太阳能路灯142盏，并促进文旅项目落地，引进社会资本650万元，建成民俗汇、民宿、老渡口遗址修复营地等，举办多场田园音乐会、油菜花和西瓜文化旅游节等活动。就像播进泥土里的种子，辛勤的汗水终于滋润出丰硕的果实：去年，村级集体经济达到479万元，经营性收入100万元，荣获省“五个好”村党组织标兵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。

黄泊渡村距离霍邱县城6公里，距离省会合肥和六安市中心也只有一个半小时，黄泊渡的环村梨花羊肠小道、万亩油菜花良田、千亩反季节蔬菜大棚，声名遐邇喷香的正清城东湖大渔头，等着大家的“遇见”！黄泊渡里“可耕田”，耕的是田，也是不期而遇的美好，更是渡口人家的岁月与安稳。

# 又见油菜花开

杨宏永

什么新奇的风光，他们既没有那份闲情也没有那份逸致，他们在浓郁的花香里，打捞起的是一年的丰收和希望。

小小的我们会带上小铁铲挎上小竹篮，像一条条小鱼般偷偷溜进油菜花的花海里，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采不完的猪草和野菜。不过大人们怕我们调皮弄脏了油菜碰落了菜花，其实是不让我们去的。可当我们跟着松软的泥土，钻进密不透风的油菜花丛里，那一棵棵油菜比我们个子还高，因此他们也无法知道我们到底躲进了哪一块田地里。可等我们兴高采烈地装满一篮子的嫩草和野菜，才发现我们脸上手上沾满的黄色花粉，身上沾满的油菜花香，早已暴露了我们先前的行藏。

当夜幕徐徐降临，一抹浅浅的月色点亮一方清澈的水面，蓦地惊起了一池又一池的蛙鸣。此起彼伏的蛙声翻起那浓郁的油菜花香，飘过静谧无声的竹林，流过一马平川的打谷场，穿过每家每户紧掩的门窗，像一张网缠缠绕绕覆盖了村里的各个角落，小小的山村静静地卧在无边的油菜花香里，充满了浓浓的诗情和画意。

可是我现在的故乡啊，虽然天还是那么蓝风还是那么轻，桃花每季谢了依旧还会再盛开，燕子每年走了依旧还会再回来，还能看到这么一片片金黄色的海洋吗？

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为了更大的梦想纷纷走向了远方。我辗转的身影也游荡了故乡的怀抱，唯有在这陌生的异地他乡寻找那些曾经点点滴滴的痕迹，在我深深浅浅的文字里拾起那段无法忘却的记忆……



每次穿过小区那窄窄的后门往前走，就好像不知不觉从喧嚣的都市步入了宁静的乡村。

这里的天是蓝的，风是轻的，夕阳中弥漫着油菜花的浓香，油菜花香气涂满了夕阳的色彩。这一地金黄的油菜花，是那么的熟悉而又让人觉得亲切。

也许远离故乡太久了，每次看到这一处处花村，我就会想起那个远在一百里之外被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包围着的故乡。

一位作家曾说过一段话：关于故土家园的记忆，往往与一条河，一口池塘，一座水库，或者一幅画面相牵连……

是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此时的故乡大别山正是春天随挥毫泼墨而成的一幅山水画。那里的天也是蓝的，风也是轻的。远山也许刚刚走出冬天，正在一点点悄悄地返青着。村口边的两三株桃花，染着粉红色的小脸，望着河面上千万条柳枝妩媚的倒影，想着一些谁也猜不透的小心思。

在布谷鸟一声声水灵灵的歌声中，一处油菜花开了，又一处油菜花开了。高高低低的结籽碧绿青翠，舒展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叶子，像一双双展开的手掌，托着一粒粒青绿色

还未盛开的花苞，举着一朵朵淡黄色已完全绽放的花瓣。那一簇簇的花朵挨挨挤挤连成一片，此起彼伏像潮水般从一块田地流向另一块田地，最终汇成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海洋。

这个时候不用抬头，哪怕你闭上双眼闭上双耳，都能感受到那些小小的花朵创造的壮观与美丽。空气中弥漫着花香，虽然是无形的却似乎又是无形的，你随便伸出双手，便能轻轻松松地捧起一把春天的芬芳。在那一缕缕甜丝丝的芬芳里，你会看到有一只只蝴蝶在翩翩起舞，你会听到有一只只蜜蜂在轻轻歌唱。

阳光一天天地暖起来，风儿一天天地柔起来，休整了一冬的大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。东头那块菜园的草该拔了，南边那块闲置的空地该犁了，西面山脚下的麦子又长高了，东边那块田的秧苗该施肥了。

走过一条长长长长的田埂，他们忙忙碌碌的脚步加快了，他们互相打招呼的嗓音洪亮了。劳作之余，他们有时也会停下来，目光像阳光般温柔地抚过那一片片盛开的油菜花，或许因为看习惯了，那连绵不绝的花海在他们眼里其实已算不上是

# 九曲岭的樱花

纪慧

春日看花正当时。清晨，四五辆车迎着初升的朝阳，向着与几街镇真龙地村的方向驶去。打开车窗，一阵阵带着新春草木的芬芳，扑面而来，感觉肺腑一下子变得清爽起来。

真龙地村的名字，听起来就像与流传千古的神龙故事相关联，但小村看起来是寻常的皖西小山村，白墙红瓦的小楼，稀稀疏疏地矗立在山坳里，守望着眼前的青山绿水。我们的目的地九曲岭就位于该村最西段，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向上延伸。这“九曲”二字，不知是指九道山弯，还是九片山头，让人遐想，想一探究竟。

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，缓缓向岭头攀去。车外的景色随着起伏的山势变得五彩斑斓，浓密的乔木将直射的阳光搅碎成随风舞动的金斑。行驶间，不知是谁轻轻“呀”了一声，于是，大家停车抬头望去，看见前面山坳里，有一片粉色的樱花林海。

那片野生樱花，没有花园园林中那样整整齐齐的排列，只是自然洒脱，率性而地为地生长着。山腰处起，树挨树，坡连坡，直漫上岭巅。放眼望去，花色白中透粉，粉嫩粉嫩的，就像刚出生婴儿的脸蛋。一阵山风吹拂山岭，朵朵樱花随风轻颤，飘然而下，须臾，为山岭披上了一层粉白的嫁衣。

此刻，我们不再说话，或拍照，或静望。一位友人站在樱花树下，抬起头，如痴如醉地凝望着，仿佛那片花海里藏着心中渴望的彼岸。另一位友人弯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从一片刚落的花瓣，仔细嗅着它的经络，好像要从那中探索大自然生机的奥秘。还有一位友人端着相机，眯着眼睛，不停地移动镜头，持续拍下这花、这草、这入眼的青绿红花。

我静静地站在路边，安静地聆听着草木相交发出的轻微声响，此声音是细微的、悠长的，仿佛为这宁静的山林增添一分喧闹，平添了几分仙气。在这九曲岭上，面对一片从开到落，自然形成的樱花海，感觉自己掌握的语言是如此的苍白，想不出任何语言来形容它，就这样静静地站着，仿佛要把自己融进这片山林中。

一阵稍大的风吹过山林，大片大片的樱花急促地离开枝头，四处飘舞，好像下了一场粉白色的大雪，那景象，美得让人目不暇接，更让人痛惜其美丽驻留人间的短暂。樱的花期是很短的，短到一场春雨，一阵山风，便可收割到它的璀璨。可它仿佛毫不在意，只是拼尽了所有，在万物复苏的季节，绽放出自己最美丽的妆容，短暂停留在人世間，然后落进泥土里，融化成泥，为这山倾尽最后的力量。

返回回头望，那片樱花已被稠密的乔木遮掩，渐渐地看不见了。但我知道，它还在那里，静静地地开花落果，奏响着自己生命的乐章。而我的车里，也仿佛载回了一方春色、一缕花香，让我心灵久久沉醉。

# 霍山石斛

林中书房

在山谷的褶皱里，在流水的指尖上，在石头的脊梁骨缝，她活成奇异的感叹号。

像爬山虎借攀岩之力，绝壁峭壁，却带着凌空舞姿，风过处，抖落的不是摇晃，是江湖里独一份笑傲。

根须细如蛛网，却偏要在片麻岩上结果，把日月清辉，天地骨血，一口嚼碎了咽。

不贪噬来之食，是骨子里的犟，风霜来，就迎着霜，雨雪落，就接着雪。

四年光阴，只长五公分，慢得像石头上刻经，拒培土上温厚，推开浇灌殷勤，所有的人工好意，都被当作打扰，就这么自顾自地活成旷野里独行客。

柔弱如草，却藏着岩石的硬，钢筋的骨。

归入兰科族谱，许是只凭花朵模样，那点基因里相似，抵不过她一身，不与谁同，天地唯一的倔强。



春漫江淮